

媒體神話

戰後的《新生晚報》，更造了一個「通俗霸王」高
雄出來。在《新生晚報》，高雄以經紀拉筆名連載
《經紀日記》，以小生姓高筆名寫《晚晚新》一日
完豔情小說，以三蘇筆名寫《怪論》，以史德寫偵探小說
《司馬伏奇案》。四十年代中、後期，高雄崛起，五十年代
後於《大公報》、《成報》、《香港商報》、《明報》等十
有他的專欄，文類多樣，文體多變，收入漸豐，終於成為
「百萬富翁」。而他以三及第文體寫的經紀拉，劉紹銘認為
可以傳世。不錯，《經紀日記》確已成為香港通俗文學的經
典。

此外，不得不談一下李我的「天空小說」，這是香港通俗

說究竟出了多少大多也殘缺不全連李我自己也說所藏不齊。不論是周白蘋、高雄、李我，還是緊隨而來的梁羽生、金庸、倪匡都是大眾媒體創造出來的神話。



■李我在電台講完古後，大都有「話本」面世。

一部香港文學史，無論雅俗，都與報刊脫不了關係。媒體旺文學亦盛，正如內地學者樂健在《前工業時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史》中所說：「以毫不誇張地說，如果沒有近代傳播媒介的變革，就根本不可能有20世紀中國文學的興盛，也就無從形成21世紀中國文學如此龐大的體系與格局。」或如周海波、楊慶東在《傳媒與現代文學之間》所云：「現代文學的發生與存在就是現代傳媒的發生與存在，沒有現代報紙期刊就沒有現代的文學，這在學術界已達成共識。」

香港通俗文學依報刊而生，這也是共識。劉少文論報恨水，是以「大眾媒體打造的神話」來分析評述的。香港的大眾媒體的確創造了不少的「神

小說另一枚奇葩，也是「大眾媒體打造的神話」。

「太空小說」盛行於抗戰勝利後的廣州，是透過電台所講的故事。李我一人分飾數角，以變聲演繹各個角色。由香港北上謀生的李我在風行電掣一講成名之後，所講故事被輯成「話本」。他名聲最響之時，是在講了《蕭月白》（單行本名《慾慾》）之後，任護花擬改編成電影，兩人商議之後，便創造了「太空小說」這詞。

李我一九四九年重回香港發展，入題的呼聲繼續講「古」。

「古」。當年，廣州盛行的太空小說，是正牌的講「古」，講濟公，七俠五義，而李我則堅持講「今」。他的「今」，緊貼當時時政與社會形勢，演繹出一部部的哀情、苦情的故事來。但主題離不開情，內容不外乎是倫理悲劇和男女情愛。

十世紀初的維也納猶太中產家庭見證了維也納的黃金歲月，即奧匈帝國最後的一段安穩日子。跟著便爆發了令人始料未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之後，經歷物價狂漲、文藝新潮崛起及全歐政治動盪、納粹興起的三十年代，以至希特勒逐漸展現野心，發動滅絕猶太人，維也納在整個過程中，幾乎都是核心舞台。作者都親自目睹了大部分的「精彩」。幸好，很早便成名立就，對時局的觸覺也較為敏銳，才得以及早避開納粹迫害。但他畢生的志業，是聯同歐洲知識份子，為歐洲的跨國界和平和文化事業努力；然而二次大戰爆發，令這目標突然成疑，或因萌起自盡念頭。

發行的維也納還很冷，風又大，想著走着，最好還是找家咖啡店歇歇，吃件維也納名產——勁脆的 Sachertorte 巧克力蛋糕。

舞蹈和服裝。

此外，位於神社大殿後面的寶物館陳列有當時的舞樂面具等，樂器，歷代下野武將所捐獻的武器、盔甲，美術品等，其中包括國寶寶笈、國家指定重要文物三件。

高達十六公尺的朱紅色大鳥居，採用九州宮崎縣與四國香川縣所產的楠木搭建而成，採四腳柱形式，外表則漆成鮮豔的朱紅色。由於經常浸泡海水中，受到鹽分的侵蝕，因此壽命並不長，必須花時間進行維修更換，現今這座已是嚴島神社創建以來的第8座大鳥居，建於明治八年（西元1875）。

這座宮島上的嚴島神社，和宮城縣的松島、京都府的天橋並立稱為「日本三景」。未遊宮島，三景中已參觀了兩景，如今是三景全窺，人生若此，於願足矣。

維也納的沉重

伍淑賢

旅行可增廣見聞，也可加深偏見。比如維也納，旅遊業將之定位為音樂之都，不但美而且浪漫。但維也納曾在國際思想界藝術界叱咤一時，又是個充滿歷史沉重和傷感的城市，所以如果沒足夠的時間去泡，去看，去體驗，絕絕不是是遊過那城。

最近看了電影《布達佩斯大酒店》與導演 Wes Anderson 的訪問。導演表示，他拍該片是受了奧地利作者 Stefan Zweig 自傳《The World of Yesterday》的影響，於是我馬上將此書找來一讀。原來 Zweig 是二十世紀初國際著名的作家和譯者，同儕都是當時歐陸文藝知識界重量級人物，他的作品叫好叫座，曾翻成多國文字，包括中文，可惜他一九四二年寫畢自傳後，等不及第二次大戰結束，就與太太移居巴西，其後雙雙自殺。Zweig 也是小說《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》的作者，著名導演 Max Ophüls 在一九四八年拍成同名電影，由鍾楚婷主演。其實故事內容老套得可以，但卻不影響雷雪電影的好看，頗有驚艷感覺。只是最近才知原著出自 Zweig 手筆。

說句真話也。Zweig 生於奧匈帝國，生自專制封建

日本三景之首

蘇狄嘉

浮在瀬戶內海海面上、宮島嚴島神社的大島居。因為多年前看到印有著景的明信片，所以廣島遊的念頭一直被擺在日本行程的規劃表上，等待有朝一日被開啟。

宮島，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神明居住的神聖地方，據說此處從推古天皇元年（西元592年）開始建立神社，建造者是安藝國地方豪族——佐伯家。平安時代末期，嚴島神社盛極一時。

嚴島神社於196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是世界上最唯一建在海上的神社，以莊嚴華麗的建築風格而著稱。矗立在海面上的朱紅色大島居，幾乎成了廣島地標。整個保護區面積共計43公頃，佔全島面積約10%，包含神社本身建築群、大島居前海域以及神社後面的彌山原始林。

嚴島神社的建築群由大島居、本殿、高舞台、平舞台、能舞台、五重塔所構成，並以一條寬2公尺的朱紅色廊庑作為連接通道。整體建築是1560年日本木匠重臣「大友青盛」所

以移栽。只是，必須得等到荊棵開始冒芽時才能進行。此後，曾叔到野外觀察過幾次，科內的荊棵即將開花了，野外的荊棵才開始冒芽。

山，山嶺中主會死掉。存，栽到土到處有山楂，多厘米高就土，能開出與同伴費了出來，只可鄰和朋友中不少花，其

曾叔提前準備好了開石頭的鉗子和鑿子，早上九點多，我們駕車出發。到老家後，我們喝了會兒茶就扛着鐵鉗、炮鉗、錘頭等趕往荊棵的所在。山溝溝是山洪暴發沖刷而成的，近二十年沒發大水了，河溝早成了乾溝。這荊棵不好挖。我們計劃先把上層的石頭掀掉，再將它刨下來。定下方案，我們便開動了。頂層的石頭，不是完整的一塊，而是相互疊壓的三塊。要挖出荊棵，必須得撬掉東側的兩塊。我們試着用炮鉗撬了撬，能稍微鬆動，然而卻不可能撬出來。曾叔找來的鉗子鑿子，沒派上用場了。

落葉了，這些東西，當過石匠的都會用。曾叔沒當過石匠，以前卻經常見別人用，也曾嘗試着開過石，而我們這代人，見過開石的次數不多，更鮮少有人實際操作過。所以，曾叔開石的時候，我只能蹲在一旁打打下手。即使已經把一塊石頭開成兩半，但撬動起來仍是很費勁。找不準撬動點，石頭就紋絲不動。這就和指動石一樣，只要找準了着力點，用一根指頭就能戳動數萬斤的大石頭。曾叔和我一邊幹一邊閒聊，他說，撬石頭也懂得槓桿原理，怎樣省勁怎樣幹。

剛發芽，從上午十一點一直努力到下午兩點多，我和曾叔才合力挖出了荊條。挖出來後發現，那是擠壓到一起的三棵荊條。雖然，挖荊條時，大石砸掉了兩塊巴掌大一兩厘米厚的豎扁根，也蹭裂了已經冒芽的唯一倖存的一兩根細枝。但我們都感到既惋惜又幸運。因為，三棵荊條的根部都很大，其中一棵的根部，還有點兒像中國地圖。

舉在中間。這就真是一處美景了！

但荊裸和紫薇，應歸於不同科屬，不可互相嫁接。我從未喜歡過荊裸的枝葉和花朵，卻種過荊裸，甚至不止一次，只是都沒成功。將荒野墳上的生命力旺盛的植物，移栽到家裡，往往會死掉。荊裸能在只有少量泥土的崖縫岩縫中生存，栽到土壤肥沃的地方，卻難以存活。我們這兒到處有山植樹，有一種少見的野山植苗，長到二十多厘米高就有了大樹的樹形。在一根根纖細的枝條上，能開出滿樹白花。為它們的美麗所傾倒，我曾與同伴費了大力氣，連續兩年將它們從壩堰上刨出來，只可惜，兩次都給殺死了。

蒔棵盆景，我在書報電視上見過，鄉鄰和朋友圈中沒見誰栽養過。科裡的曾叔，家中栽了不少花，其中一盆是蒔棵，冬天時移栽進科室。那時落葉了，蒔棵根上挑着兩根食指粗的枝條，像半枯了一般，沒有一點生氣。新年過後，我給科裡的花卉澆水，突然發現那根「乾枯」的蒔棵條上，鼓起了螃蟹腿樣的綠芽子。到了三月末四月初，野外的蒔棵才開始冒芽，隨後科內的蒔棵就開花了。

科裡那棵荊棵冒芽時，我跟曾叔提起過荊棵不易移栽，他告訴我那是因為移栽的時令不對。包括科內那棵，曾叔一次移栽的三棵都活了。還有一棵根部極像麒麟，這些荊棵被曾叔直接栽在單位的花壇中，本想綴過苗來再入盆，可是去年春天剛發芽，就被人偷偷拔走了。

我和曾叔說，在我們村東頭大約兩里地的山溝溝裡，有兩塊一上一下疊壓在一起的大石頭，石頭的縫隙中長着一棵根部呈扇形的荊棵。聽村裡人說，它至少長了四五十年。為了保險起見，我回家時抽空拍了幾張照片給曾叔看。看過照片，曾叔表示可

氣派盡顯

走馬觀花看潮州

尹樹廣

人們常說：在一個地方呆一天能寫一本書，一個月能作一篇文章，一年一個字也寫不出來。這真是經驗之談。下車伊始，對剛接觸的事物印象深刻，下筆如有神；時間一長，反倒覺得知之甚少，新鮮感也消失殆盡。權且稱其為「一日定律」吧。日前我去潮州一日，回港後有許多話想說，再次驗證了「一日定律」之不虛。

潮州是座古城，雖比不上開封古老，西安宏偉，南京靈秀，但自有誘人之處。從自然風光上看，潮州城與粵東山水渾然一體，城外有寒，河畔有湖；論吃喝玩樂，潮菜是粵菜極品，潮劇在海外僑界影響很大；再看人文景觀，有以文豪韓愈名字命名的韓江和韓山、韓文公祠、鳳凰單叢茶、潮繭……試問「六朝古都」有這些嗎？

先說說城外有寒。汽車沿着韓江西岸的護堤公路前行十七公里，古色古香的龍湖古寨北城門樓便映入眼簾。古寨始建於宋代，圍寨牆建於明永樂三年（一四零五年），興盛於清。古寨佈局規整，分「三街六巷」，共七十二姓氏，宋、明、清和華僑建築風格爭奇鬥艷，「京都帝王府，潮州百姓家」無遺。

寨，對這裡的一磚一瓦如數家珍。他介紹說，龍湖鎮先人最重視教育，光是可考的進士和舉人就有六十多人，最有名的當數潮州歷史上唯一進士一甲第三名姚宏中，山東道監察御史許宏有等。

遊罷古寨，徜徉在潮州古城的石板路上，十幾座石牌坊高聳入雲，蔚為壯觀。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浩生語帶惋惜地說，因為「五六年牌坊上有塊石頭落下，砸死了一位路過的郵差，結果三十幾座老牌樓都被拆了，現在的都是復建的」。他還告訴我，這裡原有三十九座鄉賢牌坊，其中六座是紀念龍湖古鎮出生的明朝太卿成子學、明朝御史許宏有等先賢的。

由於時間的關係，我未能親眼目睹潮繡和潮雕的製作過程，但卻在橫跨韓江的廣濟橋，在市內潮繡和潮雕展覽館欣賞了展品的美輪美奐。潮繡以色澤華麗、極富立體感和動感而聞名於世；潮州木雕繁複的鏤空多重雕刻工藝更令人嘆為觀止。追本溯源，潮繡、潮雕、潮瓷、潮州泥人、潮州拜神風俗和花燈等不同藝術種類，精神源頭都可歸結到潮劇上來，潮劇反映了潮州人祖祖輩輩的民風習俗、喜怒哀樂、愛恨情仇，故獲得了長久不衰的生命張力。

度深高鐵通車後，潮州城有了火車站，愈來愈多的港澳和珠三角遊客到這裡遊玩。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早點搭高鐵

同行的龍湖古寨旅遊發展公司總經理吳福昌自小生活在古

去看看潮州古城吧！

來自海南的影響力

春耕、夏耘、秋收和冬藏，春夏、秋、冬一年四季對於農民而言，節令很重要。現代化都市的香港，天氣第一重要。旅港海南籍居民約三十多萬人，相對於其他省籍族群來說，人數較少。惟彼此守望相助，團結。年前在海南省委、省政府和香港中聯辦指導下，在港成立了以僑領張泰超為首的「海南社團總會」，共有十五個城鄉的成員，並擁有自置會址。在眾志城鄉的努力下，總會積極參加香港社會事務，瞬間已成為香港十大社團之一，實力和影響力茁壯成長，且被認為是一面鮮明的愛國愛港旗幟。其實，總會自成立以來，對服務鄉親、團結鄉親、為鄉親謀福祉做了大量工作之餘，也積極融入香港社會，對開展青年工作不遺餘力。

媽的母親節

淑梅
足跡

車淑梅

再見梁洛施 (ISABELLA) 她依然少女味很濃，畢竟只有廿五歲，但她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，提起母親節才能與仔仔一起過，大眼睛紅了一圈。去年參與張文嘉電影《念念》的演出，到台灣一轉，三歲的仔仔已生媽媽的氣，不肯聽她的長途電話。今年多次往返香港多倫多，孩子又長大了點兒，竟開始習慣了。

BELLA答應了參演師傅的舞台劇《快樂勿語》，她喜歡這個劇的中心思想「溝通」。她認為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溝通。她跟詹SIR溝通得很好，去年師傅在多倫多演出約見面，就在那間高級意大利餐廳，聚四小時，「BELLA很乖，第一次相識她才十四歲，未入行，很用功。第二次她正被公司雪藏，又來學戲，當時她已拍過兩部電影，卻依然虛心學習。我欣賞她。」詹SIR回港後，忽發奇想，將每年的個人SHOW，改與Bella合作，她們拍即合。

在《舊日的足跡》錄音訪問中，她直言跟Richard李澤楷的戀愛也是一拍即合的。喜歡他的成熟，細心和才華，談到開心處，她哈哈大笑，就如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女。可是，

獨立媽媽的母親節

車淑梅 再見梁洛施 (ISABELLA) 她依然少女味很濃，畢竟只有廿五歲，但她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，提起母親節未能與仔仔一起過，大眼晴紅了一圈。去年參與張艾嘉電影《念念》的演出，到台灣一轉，三歲的仔仔已生媽媽的氣，不肯聽她的長途電話。今次多次往返香港多倫多，孩子又長大了點兒，竟開始習慣了。

BELLA答應了參演師傅的舞台劇《快樂勿語》，她喜歡這個劇的中心思想「溝通」。她認為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溝通。他跟詹SIR溝通得很好，去年師傅在多倫多演出相約見面，就在那間高級意大利餐廳，聚四小時，BELLA很乖，第一次相識她才十四歲，未入行，很用功。第二次她正被公司雪藏，又來學戲，當時她已拍過兩部電影，卻依然虛度個人學習。我欣賞她。」詹SIR回港後，忽發奇想，將每年的個人SHOW，足跡與BELLA合作，他們一拍即合。

在《舊日的足跡》錄音訪問中，她直言跟RICHARD李澤楷的戀愛也是一拍即合的。喜歡他的成熟、細心和才華，談到開心處，她哈哈大笑，就如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女。可是，當我告知外界形容他倆的交往，正是「灰姑娘與王子」的寫照，她有所介懷：「我不喜歡這樣的比喻，其實統統都不是，我和他是爸爸與媽媽，是父母。我不在意甚麼首富，富也是人，我不想她有甚麼優越感，只要她腳踏實地做人。」

子，RICHARD和媽媽一直在產房呵護着我。長治是我們計劃得到的，接着的孖胎是天賜的，想不到這麼快，RICHARD和我的家族也有雙生紀錄，所以我們有孖仔，並不意外。」李嘉誠為孫兒改名，也成新聞，原來「長治」為孫兒帶來了「腸仔」、「蛋治」這些花名，為免太注目，孖仔的名字也就保密。

在她口中，爸爸是慈父，自己是嚴母，——我直教導孩子不要浪費食物，那次大仔又面對着滿碟自己取回來的食物，再吃不了了。我要他全吃光，他說怕會嘔，嘔也要吃，結果他吃光了，也真的吐了。我當然心痛，但，只有這樣他才會牢牢記着。RICHARD在場也感意。」

BELLA 心想這成為李家媳婦？「我摺媳婦沒有遺憾，只要相愛愛定了。」生下仔仔後七個月她宣布分手了。「我們身份依舊是父母，一個月總有兩天家庭樂，現在，我和他的關係更好，更開心。」

今天 BELLA 人在香港，心在加國牽掛著孩子，但她強調並非廿四小時在孩子身邊的才是好媽媽，要取得平衡，媽媽除了寶貝，還要有事業和男朋友。她開心了，家裡才會開心，還有一件開心事，她一直努力追求的——成為獨立女性，名字再也不用跟任何人連在一起。BELLA 加油！

